

【谈古说今】

奥巴马所说的《南国山河》真相：
北宋熙宁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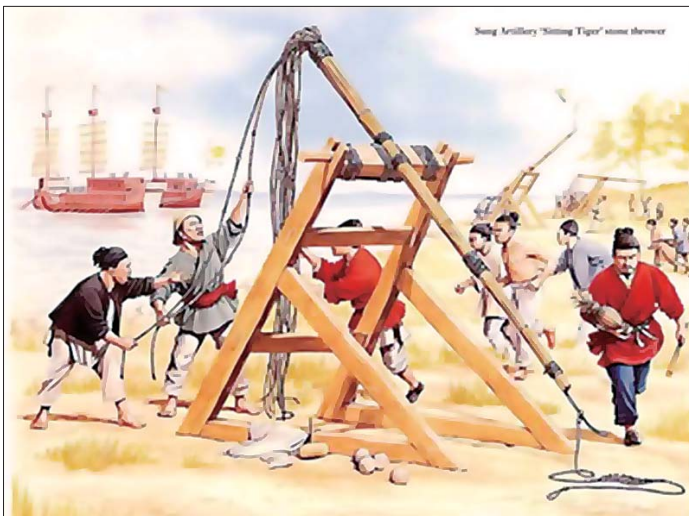
5月下旬,奥巴马首次访问越南,完成了其八年任期结束前在亚太的“收官之旅”。在河内他发表长篇演讲,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中国再次成为主角。在演讲中,奥巴马引用了北宋与越南熙宁战争时期的越南诗句《南国山河》:“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奥巴马表示,这首诗表达了所谓的“所有越南人民不屈的精神”,还使用了“大国不能欺负小国”的说法。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什么偏偏要提这场战争?历史真相又是什么?

熙宁战争,发生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交战双方是北宋与交趾(大部位于今越南)。由于当事双方的立场问题,历史描述几乎相反。在越南人眼中,这是一场抵御大国侵略的民族战争,不但保卫了交趾政权,还争取到了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甚至获得了独立,并同宋朝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是“可歌可泣”的史诗级战役。

在宋代,今越南的北方为交趾政权,南方为占城政权。在宋朝皇帝眼中,交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原王朝的藩属,雍熙北伐将北宋的战略重心移向传统的北方边境,北宋逐渐对交趾转用宽忍政策。事情在宋仁宗时期发生了变化。大国不找小国麻烦,小国交趾倒不安分了。在经历了丁朝、前黎朝两个短命王朝之后,李朝的建立使交趾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稳定强大的统一政权。仗着宋朝的宽忍,交趾不断蚕食北宋南方边境,甚至制造骚乱。

《南国山河》的作者李常杰在越南属于“民族英雄”,类似于我国的霍去病、左宗棠。他是交趾李朝时期人。1075年,宋朝和交趾爆发战争,李常杰首先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对邕州(广西南宁)、钦州、廉州发动进攻并进行大屠杀,三地共死亡几十万人,但仅有南宁有较为确切的数字,为五万八千多人被杀。在对宋战争中,为鼓舞士气,李常杰写了《南国山河》。

宋朝虽然对交趾方面不顾宗主国的命令而侵略占城早有不满,也对交趾国经常北犯非常气愤,但在军事上也仅仅是做些演习,希望以此震慑住交趾国。万没想到,交趾国竟然如此大胆而残暴。为此,宋军于1076年对交趾国发



动战争。

法国人乔治·马司培罗曾称,这场战争究竟是谁赢了到现在还很难说。中国史书和《钦定四库全书通鉴纲目》的描述是:两军在富良江(今红河)决战。李军战船四百余艘在江南阻住水路,宋军没法过河,于是郭逵和赵高便命令兵将们伐木制造发石机攻打。后来又依照燕达建议,暗中派遣军队在山间设置埋伏,逐步减兵,诱敌深入。李常杰果然中计,倾数万众渡江出击,宋军伏兵尽发,步骑合击,趁其帆折楫摧之时,选精兵乘大筏猛攻,大败交趾军,击杀数千。李朝洪真太子和昭文王子战死,左郎将阮根被俘。但是《越史略》等越南史书的记载则为:李常杰知道宋军力困,于是连夜渡江袭击,大破宋军。宋兵死者十之五六,只能退取广源州。也就是鼓吹李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检讨战争时,由党争而派生的鹰派与鸽派之争论起,苏轼曾就熙

宁战役留下了著名的时事评论:“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安南”,“安南之役,(沈)起实造端,而(刘)彝继之”。这怒气满满的评论,将矛头全部指向了改革派。

由于宋军强大的防御力与薄弱的攻击力,导致大国边境始终处于整体和平、局部骚乱不断的状态。宋神宗对宋朝多年的内外之弊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宋朝自建朝以来,一直为收复失地而战,几乎无果而终。而王安石本人也有此见识,君臣二人在共同目睹北宋朝野内外苟且偷安的颓败局面后,都有了富国强兵的共同理想。

宋神宗对保守派是什么态度呢?宋神宗深知“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也就是说,道德与功名都很重要。所以,他对以元老大臣为主干的保守派空言道德而在政治上苟且无为并不欣赏。他曾对富弼不虑国事,“唯知求去”表示过极

大的不满,还当面指责司马光“专循虚名”。但在宋神宗的内心深处,真正被倚为社稷之臣的,不仅有王安石,还有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这批人。因此,他对保守派提出的种种要求也是最大限度满足。因此,当地方文武军官积极备战,同时上奏朝廷希望进攻时,结果是这些人大部分都被朝廷罢官,如雍州的苏斌、刘彝等。

熙宁战争是宋朝第二次正式同交趾作战,依然没有取胜,宋的国际威望下降。取而代之,宋朝对交趾政策逐步转向以经济贸易为主。政和五年(1115)宋朝令燕瑛等措置与交趾开禁通商事宜。到了南宋,对交趾政策依然延续熙宁战后的政策,最终于淳熙元年给交趾册封了国号,双方的贸易也有了更大发展。

其实,越南方面承认熙宁战争是自己挑起来的。但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得已才“先发制人”,所以,交趾国的后人经常把时间颠倒,用于证明宋朝早就有吞并交趾之心。例如潘辉黎在1979年出版的作品中说,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过伐交趾的好处,王安石说“若胜,则宋势增,辽夏诸国定生敬畏”。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六》看,越方说的这个还算靠谱,但越方在书籍中说中方早有南下阴谋,后面就说了这句话。实际上,这是北宋决定开战时说的,是在熙宁战争爆发后的1076年,而不是战争爆发前。

正如潘辉黎所说,“宋朝虽然是一个大国,怀有侵略野心,但正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不可能采取坚决行动来及时应付。这个主张体现了一种积极的战略思想,即以进攻来主动自卫”。

由此看来,熙宁战争根本不是奥巴马所说的大国欺负小国,而是小国在欺侮大国,没有看到当年某小国对地区国际格局的破坏和主动挑起战争,白官大秘真该读读史。

(综合国家人文历史、今日头条等文章)

【阅案所得】

第一印象很重要：
古代高考怎阅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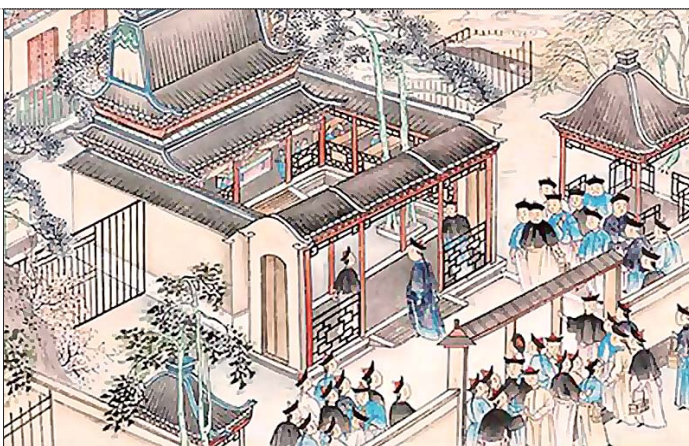
古代科举评卷是第一印象决定命运。为了加快阅卷速度,按时完成朝廷规定的工作,阅卷人员也是想尽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看“第一印象”,也就是重点看考生的头场卷子,此即古人所谓“止阅前场,又止阅卷义”。

赶考一样很“烧钱”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赴举者刘蛻曾在一篇文章中诉说了赴举的辛酸:“家在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海无强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旅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况有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杂处一岁之中哉!是风雨生白发,田园变荒芜。”刘蛻所说的“半岁为往旅程”,虽然诉说了赶考的辛酸,也吐露了其间的经济压力。半年间不仅收入全无,还得支付旅途车马费、旅店费等。此外,考试用的试卷都由考生来支付,加上置办一些考试装备,如脂烛水炭、餐器、衣席等,加起来不是小数目。

考前洗澡防作弊

《金史》记载当时的科举考试之前,考生们都要由不识字的士兵搜身以防作弊。后来有人指出,“搜检之际虽当严切,然至于解发袒衣,索及耳鼻,则过甚矣,岂待士之礼哉!”遂向皇帝建议“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亏礼”,并得到许可。通过考前洗澡并提供制服,既防作弊又不“亏礼”,真可谓有理有节。



对科举夹带作弊,历朝政府都严厉禁止。尤其是到了清代,科场作弊之风日益猖獗,清政府不仅对考生的衣着和携带器具做出详细规定,还就如何严格搜检颁布了一道道政令。所有参加考试的士子,都得接受彻底的搜身检查,连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甚至还要查看臀部。

落榜生复读很常见

好多考生在京城考完试后,“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闭门苦读,投入到下一轮备考复习中。在唐代,考生考完试不离开京城回家,又称“过夏”。这种在高温时节仍给自己安排学习,又称“夏课”。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的说法是:“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

在唐代,以夏课为代表的复读之风特别盛行。夏课主要的作业是“写作文”,进行诗文的创作。其实,古代考生考完后不离京回家,也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在古代交通不便,条件差的要靠步行到京城参加

考试,路途少的耗时月余,多者数月甚至半年。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回家,呆在京城,这样免了差旅费和旅途之苦,又有复习时间。

落榜生可查卷

古代阅卷的主观因素比现代要多,对考生的成绩影响很大,有不少落榜生是被不负责任的阅卷人员误了前程的。因此,有的责任心强考官会抽查未考中的“落卷”,主考官也有权力调阅副考官未“取”的荐卷进行复核。

此外,还有一条比较人性化的规定——允许落榜生查卷,这也是监督阅卷人员的一种好办法。如果把优秀的卷子评差了,考生一旦上访,麻烦就大了,责任人是要被朝廷治罪的。

一般在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后10天内,落榜考生都可以查看自己的试卷。落卷上会有考官的阅卷批语,一看就明白为何未被录取,也算死个明白。

评卷看重“第一印象”

高考研究专家、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才生说,古代“高考”和现代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古代科举评卷是第一印象决定命运,也就是重点看考生的头场卷子,此即古人所谓“止阅前场,又止阅卷义”。一般情况下,如果考生的头场卷子考得好,阅卷时得了“高分”,基本上榜便有戏了。即便允许查分,也查不出什么。

作为古代“高考”的科举考试,有许多阅卷趣事。一位当年参与过清朝科举改卷的官员,曾将这些趣闻集结成书《春明梦录》。其中曾记述,地方乡秀才,阅卷量不大。但全省规模的乡试,阅卷量陡增,“试卷黑格朱书,本已目迷五色;时间既逼,卷帙又多”,“每人须看数百卷”,于是免不了有些混乱,阅卷也就不那么公正了。晚清时期的一位中堂级别的总考官,懒得细看试卷,于是发明一个颇具“创意”的改卷方法,他将试卷呈圆形摆开,中间放一鼻烟壶并转动,等它停下后,鼻烟壶头部对准哪张试卷,就取哪张试卷。这个鼻烟壶成了考生命运的主宰者。

另据《春明梦录》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一位被称“昭兄”的人在参加会试作诗时,把“痕”写成“浪”,当时他疑惑了一下,但没改,考完后则懊恼不已,认为自己必定落榜。结果他竟然高中,高兴之余,他仍有些担心,因为考卷还需要“磨勘(即复审)”。出人意料的是,其试卷在复审时也通过了。斗大的错字,如此一路“过关斩将”,使得“昭兄”金榜题名。

(综合广州日报、中国网、人民网)